



2023年12月2日

星期六

新闻热线: 38166899

眉山网: http://www.mshw.net

# 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管窥(下)

## ——从《黄州寒食诗帖》谈起

□四川成都 傅录志

### 气韵高古的神采美

南朝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神采飞扬、气韵高古。是其在放意书写中，无意间将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各种书法基本元素，以对比、阴阳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是其将压抑的心情，蕴含在扁厚沉郁的笔画形态之中，并以艺术的形式勃发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黄州寒食诗帖》点画精细入微，无一笔不合古人笔意。

苏轼《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苏轼学书心得言：“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人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形是外在直观的，而神是内在心性的。得其形只需在临摹上多下功夫即可，而神采却需用心仔细揣摩，才能抓住其本质。苏轼有首论诗画诗也表达了他对神看法：“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也继承他的这一书法思想：“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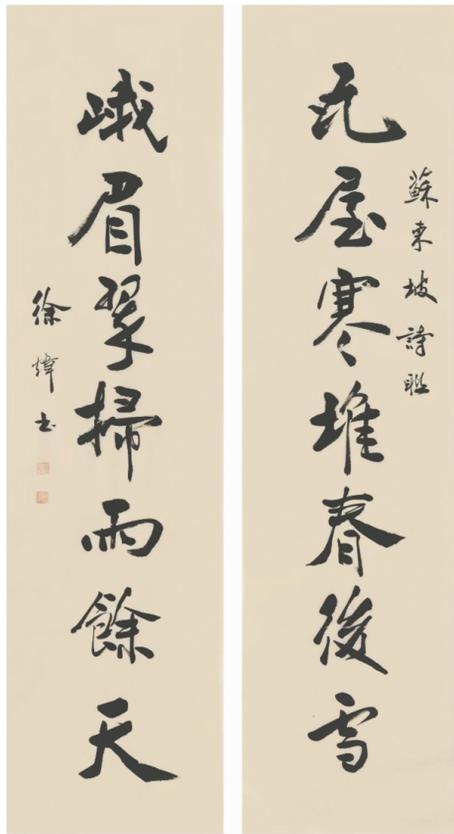
苏轼认为：“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笔墨的本身形态对神采的表达是有一定弊端的，只有把握好度才能使心灵得到自由解放。

佛教经典《无常经》，佛曰：“世事无相，相由心生，可见之物，实为非物，可感之事，实为非事。物事皆空，实为心障，俗人之心，处处皆狱，惟有化世，堪为无我。我即为世，世即为我。”这里的相是事物的表象，而表象来自于人的心境。《黄州寒食诗帖》的笔墨形式是表象，而笔墨所传达出的精气神则是苏轼的真实心境。

神采通过作品的形式语言表现出来。分析《黄州寒食诗帖》的形式语言，可以用“厚、密、扁、险”四字来表达。

所谓“厚”，是指笔画厚实，绝无纤细柔弱之态。世人以为“肥胖”，岂知这是苏子对“气血骨肉”相连，所要表达的“肌肤之丽”。如“横、竖、点、撇、折”在“三、年、今、苦、萧、屋、破、寒”等字中应用。

所谓“密”，是指点画间的空间关系，以交织、重叠的线条形成块面关系，加之与个别字及行距的疏朗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冲击力。“密”还是一种隐忍，是苏轼将巨大的愁闷哀伤之心，以无言诉说的情境隐藏起来。“密”还是一种势能的凝聚，是力量爆发前汇集的前奏。如“春、惜、燕、夜、寒、重、墓、涂”等字。



四川成都 徐烁 书

所谓“扁”，是指对一些单个字的形态处理呈扁形，扁既是书法朴质的需发，也是苏轼本身抑郁心境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如“苦、雨、瑟、云、卧、江、欲、死”等字，加之与少数取竖势的字穿插，特别是尖笔长竖的对比，显得锐不可当。

所谓“险”，是指部分字的取势左低右高，略呈左倾侧，具有鲜明的动感。如“我、黄、春、卧、头、惜、煮、九、死”等字，势不孤立，与部分端庄的字“不、夜、泥、真、食”相生相发，动静结合，敬侧互参，错落有致。

### 亦儒亦释的人格美

综观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所呈现的郁勃审美意蕴，与其所坚持的积极的人世观儒家思想与乐观的出世观庄禅思想的影响分不开。他的一生是在这两种思想的纠结、互参互化中度过的，而其艺术形态也必将展现出其独特的审美意蕴。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素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是其艺术境界、审美思想、人格理想三位一体的综合构成。

苏轼是一位封建社会传统保守而正直的文人，有强烈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苏轼一生坎坷不平，然而，他从坎坷的人生境遇中实现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理想，以庄禅的思想化解人生的郁闷，并以积极的态度追求在恶劣政治环境下人格独立完善的意味。

苏轼的乐观精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庄禅思想的喜好。其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又云：‘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在黄州时，他自号‘东坡居士’，时必‘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说明他不但接受禅宗思想，且身体力行。庄子提出了“技进乎道”，苏轼继承这一思想，他说：“吾所谓文，必与道具”“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他的《跋秦少游书》云：“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矣。”苏轼不仅把书法看成“技”，同时也看成体现“道”的手段，技和道不可分割，技进则道长。这是苏轼重神轻形的思想根源。他又说：“道可致而不可求”。致是不期而遇的，不刻意求而得到的。这里强调的是天性，而不是人为的经验。体现在书法上，正是他“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的书法精神的映照。

(傅录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优秀访问学者，成都大学校外硕导，成都市政协书画院书法家。书法作品与论文见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报》《北京大学学报》，出版有《艺树人生》《扬雄教育思想研究》等)



(第22期)

主编 吴晓彬 编辑 万君  
 主美 李红利 校对 杜沁莲

### 眉山人语

## 苏洵名扬天下

□四川眉山 熊朝东

为了求见欧阳修这位当代文坛领袖，苏洵做了精心准备。苏洵除向欧阳修呈交了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信和所作著述外，还特意写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的求见信。这封信写得顺畅自然而又曲折婉转，用意光明磊落，文道相融，言辞精美而无阿谀之嫌；对欧阳修的仰慕之情、对欧阳修文章的评价、对自己求学的艰辛经历和体会的表述，达到一种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后人评价这封信“何等意气，何等风神”“其所抱负，不在韩、欧下”，堪称苏洵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当欧阳修认真读了苏洵所呈推荐信、文章著述和求见信后，大为振奋，想不到地处西蜀一隅的眉山，竟有此等奇才。当面对苏洵说：“子之《六经论》，苟卿子之文也。”欧阳修以先秦散文大家荀子之文来与苏洵之文相提并论，其评价之高，让苏洵始料不及，喜出望外。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说，孔子死百余年才有孟子，孟子之后数十年才有荀子；荀子之后二百年才有扬雄；扬雄之后近千年才有韩愈；韩愈死后三百年了，不知天下有谁继之？现在，你欧阳内翰将我一介布衣苏洵与荀子比肩，实在有些不敢当。苏洵虽然很谦虚，但在欧阳修眼里，就散文这个方面讲，韩愈之后三百年能继之者当属苏洵。为此欧阳修特意写信给张方平，感谢张方平为他推荐了苏洵，并对张方平说“后来文章当属此人矣”。欧阳修立刻向朝廷写了《荐布衣苏洵状》，并呈上苏洵的文章著述。欧阳修在《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学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欧阳修高度称赞苏洵文章、道德相融一体，才华学识奇绝，所论为当世所有用，要求朝廷录用苏洵。欧阳修一言九鼎，让湮没于草泽、无人所知的一介布衣苏洵一鸣惊人，在京城一夜走红。同时，二子苏轼、苏辙又举进士及第，录在高等，一时苏氏父子声名大振。对这一空前盛况，欧阳修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是这样记录的：“当至和、嘉祐之间，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所著书二十二篇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时。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苏洵“自是名动天

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风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贵谊不能过也。”苏洵闭户苦读十年，用心研读经典，而不迎合时尚，其文厚重大气，有补于世，才得到至上权威人士、下至学士儒生的一致认同，奉为读书人习经为文的典范。

苏洵大器晚成，一鸣惊人，名动京师，一时间京城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学士大夫，不但争相拜读其大作，而且争相邀请见面叙谈。这与张方平、雷简夫、欧阳修等几位伯乐不遗余力的荐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欧阳修，不仅对苏洵赞赏有加，奉为上宾知己，还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难怪苏洵感叹：“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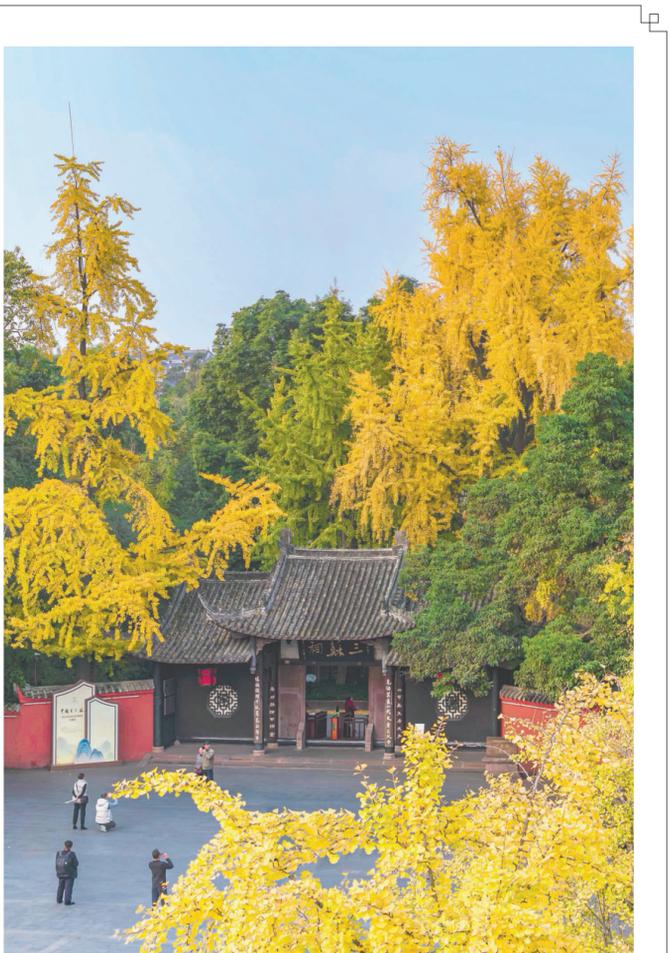
苏洵得意而不忘形。他冷眼观看京城繁华背后的嗜机号寒、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他没有忘记自己著书立言的目的，怀中揣着雷简夫那封推荐信，决定先去求见当朝最高军事长官韩琦。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是个积极主张抗击外敌入侵的主战派。他三朝为相，立二帝，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韩琦热情地接待了苏洵，二人所谈话题离不开言兵，很投缘。他认真读了苏洵的《权书》，十分赞赏，又征求苏洵对当前军事的意见。于是，苏洵写了《上韩枢密书》，呈献给韩琦，直言：“洵著书无它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并针对北宋当时军队兵骄难御的现状，纵论兵骄之弊，处骄兵之策。其言之有据、行之有策，多有独到见解，实有用于当时。

之后，苏洵一口气写了《上富丞相书》《上文丞相书》《上枢密书》三封求见信，分别一一求见。几位朝廷重臣都非常热情地接见了苏洵，并与之进行了有关治国治军方略的谈话。他们对苏洵的才学人品都非常敬服，以上宾之礼相待。

(熊朝东，东坡故乡人，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苏东坡传奇》《悠悠乡情》《苏轼词选析》《熊朝东散文》《明月几时有》《芳草天涯路》《苏东坡养生谈》《眉山苏轼》《大写三苏》《苏轼人生风范》《密州出猎》《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等。)



### 苏家老宅银杏黄

向哲 摄

### 嚼鱼池

## 苏轼诗赏析

□四川成都 小明

###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宋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到达黄州。此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处境艰难窘迫，过着困顿迷茫的生活。刚到黄州，他就写下这首诗。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描写作者初到黄州的所见，深刻地刻画了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绪。有自嘲自伤，有对权势者的嘲笑，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自己的遭遇，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求生活的乐趣，表现了诗人一贯的豁达、乐观。

“诗穷而后工”。“只惭”一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舟行十里磨九洗，篙声橹响相春撞。  
 醉卧欲醒闻淙淙，直欲一口吸老虎。  
 何人得凭窥鱼虹，举叉绝叫尺鲤双。

此诗作于宋绍圣元年(1094)八月，时苏轼溯赣江南行，前去贬所岭南。全诗笔致清新明快，写景状物，生动有趣。首句“真吾邦”三字，提挈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江西山水、风物的由衷赞美。接着，诗人抓住了白沙、翠竹、篙声、船石相擦等极富特征的景象，为读者展开一幅清新、优美的赣江舟行图。第三联，用禅宗公案，妥帖确切，既切合本地风光，又表达了诗人乐观的心态。最后两句，写得极富生趣，一个手举鱼叉、兴奋狂呼的渔民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小明，成都某文化公司策划人，在《西南商报》等报刊发表文章)